

锦绣园

154

台湾最强作者阵容
浪漫小说一网打尽

男佣正

凌淑芬◎著

啦

(叶氏三妹系列)

佣人？他竟变成一个男佣了？
他该死的不辞辛劳、千里迢迢而来，
难道只为了「胜任」一户人家的下人？

主编：珠雅

男 佣 正 传

(叶氏三姝系列)

凌淑芬 著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锦绣园/珠雅等著. 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5. 12

ISBN 7 - 204 - 08314 - 8

I. 锦... II. 珠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 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60835 号

策 划: 朝扬花雨

责任编辑: 吴日珊 朱莽烈

封面设计: 黄 浩

锦绣园 (第四辑)

主 编: 珠 雅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祥泰大厦写字楼

电 话: 0471 - 4971950

印 刷: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64

印 张: 120 字数 3360 千字

版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 - 204 - 08314 - 8/I · 1745

定 价: 216.00 元(全 48 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
方法加以侵害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【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】

序 幕

“我们家算不算得上是有钱人？”初秋的早晨，高维箴如是询问着。

阳山在秋娘的巧心装点下，拢着一层淡雅的黄褐，间或凉风一扫，枯黄的树叶飘落红尘，透出其下仍然生意盎然的绿枝。

周末早晨八点，叶家大宅的厨房已经透出烘焙的气味。

不能形容这股气息为“香”，因为掺着葱蒜味道的烤蛋糕只会毛骨悚然地反胃。

说起现存的叶家组成分子，彼此的关系还真不是普通复杂。真正具有叶家血统、并且承袭叶家大姓的成员是年纪最小的叶萌萌。而高维箴则愧居萌萌的继姐，数年前她母亲改嫁给叶先生，却未强制她必须连先父的姓氏也一并更改过来。最后的一位成员陆双丝——亦即制造出这股葱蒜怪味的罪魁祸首——则是叶父生前的最新任牵手，两人仅结有一天的姻缘，可怜的叶先生便出车祸，魂归离恨天。

三位性情各歧、姓氏各异的女子，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彼此的命运连结成不解的纠缠。

陆双丝停下忙碌的步伐，美丽优雅的睫毛眨动着，似乎

在考虑着女儿的问题。然而她也无法给以肯定的答复，两目迷惘的秋眸最终停顿在龙头老大身上。

叶家幺女萌萌，冷静地凝视着继母手上的生面团，暗暗为接下来的酷刑重整心理建设。可以想见，她和继姐很快又将成为别一项糕点实验品的受害者，“或许吧！”她耸了耸肩，低头啖喝太甜的麦片粥。

高维箴严肃地支着下颌，盯住碗里粘糊糊的粥品。

“我考虑了好久，觉得我们家应该已步出财务窘境。一个多月前，继母大人的餐馆顺利开张——当然，也算不上真正‘顺利’啦！我翻查过黄历，那一天并未标明适合开张见喜，所以未来可能会出现某些不可预料的意外，可是人定胜天，只要我们努力排除一切困难，应该可以克服命运的习难……”高维箴顿了一顿，眉宇间突然升起一阵愁云，“话说回去，世界上不可测的意外太多了，我们也很难对未来有所掌握，因此——”

“高维箴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”萌萌冷冷地吊起白眼瞪她，“说重点。”

“噢。”维箴扁了扁嘴，立刻被小妹瞪得乖乖的，“重点是，透过专业顾问纪汉扬的协助，‘叶脉中式餐饮’经营得相当顺利。在感情，继母大人和你也各自觅得优质的伴侣，至于我的硕士学位，下个星期就能顺利获颁证书，因此咱们家现在算是天下太平……你不要瞪我，我就快说到重点了。”尾语的几句咕哝有些委屈。

“现在。立刻。说。”萌萌冷冷吐出七字真言。

“既然我们家已经步入有钱阶级，我们可不可以雇一个佣人？”她一口气说完。

“佣人？”双丝笑吟吟的，“我们家里人口简单，需要佣人伺候吗？”

维箴用力点头，“老宅子的面积算算不下三百平方，光靠咱们三个弱女子来打理，未免太辛苦了。举个例吧！如果电线又短路了，地下室暗蒙蒙的，女人家总不好摸黑下去——”

“电路烧坏了，我们可以找彭先生帮忙修理。”双丝快乐奉上自己的那口子。

维箴不死心，“大扫除的时候——”

“可以 CALL 纪汉扬和彭先生过来帮忙搬重物。”

“花园的浇水、栽植——”

“隔壁的华先生很乐意帮我们照料。”

“半夜有坏人——”

“苏格拉底会咬掉他的脚指头。”叶家神犬也搬上场耀武扬威。找不到理由了。维箴颓丧地瞪着糊成灰色的早餐，性情越来越沮丧。

“你急着找佣人做什么？”理智的那一面告诉萌萌，继姐突如其来的要求必定事出有因。

维箴的眼角余光扫向继母，嘴唇嚅动了几下，终究还是抿住，委屈兮兮地摇头。叮！厨房烤箱跳响了，通知大厨师葱蒜口味的奶油蛋糕可以出炉。

“蛋糕烤好了！”双丝兴奋地放下面团，花蝴蝶般的情影翩然飞进厨房——兼女儿眼中的“刑房”，“我本来打算炸葱油饼的，可是面团的水分调得太多了，我只好和一点发粉改成烤蛋糕。这可能是第一个烘焙成功的咸蛋糕哦！我切几块给你们尝尝。”

咸蛋糕……

萌萌无力地靠回椅背，突然觉得未来二十年她都不再想再思及与“吃”有关的事物。眼一抬，不期然迎上姐姐同样悲惨的眸。姐妹俩无声交相望，再同时低下头，搅动粘度远胜过浆糊的麦片粥。萌萌痛定思痛，毅然点下允诺的螭首——“你说得对。我们家需要一位万能佣人。”

1

“搜寻引擎”这种玩意儿并不止出现于网络上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一门行业也以“搜寻”为主要的业务重点。

范孤鸿专门从事这款营生。

顾名思义，“搜寻引擎”的本质着重于寻找——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找，各种层面、各个行业地找，寻人、寻事、寻物，只要与“找”字相关都可以，但是总归一句——他只负责“找”，并且“找到”，只要把受委派物品顺利找着，亲自交到顾客的手中，任务就算大功告成。

附带一提，请别把他的工作与“私家侦探”、“征信社”这种三流行业扯在一块儿，他从来不玩秘密录音或外遇跟踪的把戏。

纵观人行这七年来的精彩纪录，范孤鸿曾经替汶莱的苏丹寻回一串祖传珠宝，送回到最受宠的第四名小妾手中。这个案子的败笔在于那位小妾对他太友善了一点，所以他几乎是被苏丹硬塞进私人专机，空运送回家的——不过银两仍然进账。

他也曾经接受“梅联帮”堂主的委托，为他们找出躲藏在洛杉矶的叛徒，并且把那个人带回日本接受堂主的制裁。十天之后他在报纸上读到一则新闻，东京市郊发现一具无名

男尸，死前曾经接受过严酷的私刑。

范孤鸿一看就知道那具无名男尸的姓和名，当然，他并没有多事地出面。

什么？你问他会不会有罪恶感，觉得自己必须为一条人命负责？别开玩笑，当然不会！开宗明义就已提过，他只负责“找”，至于找着之后客户要如何处置，通常他并不关心，也不会过问。这是职业道德的问题！

在范孤鸿的搜寻历史中，获利率最高的个案索价一亿两千万。那是帮阿拉伯某位酋长找回被两个儿子偷走的油矿持有证明，他按照老规矩索取“与标的物一成等值”的金钱作为代价，而阿拉伯酋长这笔钱付出相当值得。

获利率最低的 CASE 只开价五块钱，当时他在缅甸街头遇到一个哭得稀里哗啦的小鬼，满地乱找刚才甩丢的棒棒糖。后来糖果当然被他找着了，可是也脏得不能吃了，最后他倒贴十五块，买了一只枝仔冰塞到那个小鬼头嘴里，涨破他脑袋的哭号声总算才止住。

干他这种边缘营生的人，眼要明，手要快，人面要广，心肠要硬，头脑要冷静，而且最忌讳有同伴缚手缚脚，因此他向来独立作业，宛如经营一人小公司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他还没有过失手的败绩。在感情生活方面，也避免沾惹上长期的牵扯。

浪迹异域二十余载，T市之于他，犹如底片上一隅已然模糊的痕迹。除却自己出生在这个地方的事实，他不曾对这里产生任何情感上的依归。

这一回，他终于有机会亲临福尔摩莎，理所当然也是为了商务目的地考量。

上个月，黄天林找上他的度假小屋，传达哀戚的心愿：

“请你帮我把一幅儿子的作品找回来。”

刚从枪林弹雨的巴基斯坦历劫归来，范孤鸿认为自己有权赚得一次悠闲的假期，用两缸美酒让自己泡到全身脱水，怀里搂着美丽温存的佳丽共同醉着生、梦着死。

“我正在休假。”他一手懒洋洋地拎住冰啤酒，二话不说就把门把上。

结果，黄天林那个老贼头天天派人到他的小屋门口站岗，鲜花、素果、美女照三餐送上门巴结，只差没在他出门的途中沿路铺上红地毯。最后他之所以答应接见对方，完全和“大受感动”扯不上关系，只不过想早早让姓黄的交代完该说的遗言，然后送那个老家伙上路。

“你有十分钟的时间。”范孤鸿脸色不善，阴森森的口气足以让赤道的居民误以为自己移民到北极圈。

黄天林对于他的冷眉冷眼完全无动于衷。

本质上，范孤鸿的五官就偏离了慈眉善目的分类。他并不“酷”，因为一个男人特意要求自己少讲几句话、少显露一点表情来符合所谓“酷”的形象，实在有点营养失调。他也不“冷”，生物学已有名训——人类属于恒温动物，无论性情如何低调，总逃不过三十七度半的体温，所以他拒绝和物种基因做无谓的对抗。

他只是“懒”；懒得交际、懒得应酬、懒得说话、懒得走路、懒得在度假期间接下新工作。因此，他任由粗浓的黑发直直蔓延到肩际，懒得绑！有鉴于肥硕的人走路比较花力气，他没事上健身房维持精壮的体格，懒得变胖！平时外出，他当然更不会有撑阳伞挡日头的雅致，因而暴晒出一身深咖啡色的肤调，懒得漂白！

综合以上总总，却奇地造就出他充满个人风格的形象，

狂放不羁含着危险的气息，慵懒颓废又透露着明显的魅力，典型的让女性又爱又恨的“坏男人”。

普天之下，范孤鸿惟一感兴趣的东西只有“找”，并且“找到”。只有在一种例外情况下，他会动手做一些缺乏经济效益的白工——那就是当他无聊的时候。

而目前，他没什么目标好找，恰巧又懒得很，也一点都不无聊。

“令郎的艺作失窃了？”他兴致缺缺，二郎腿跷得高高的，没事还一抖一抖。

“不。”黄天林坐在他对面，从口袋掏出一张翻拍的照片，放在大理石几上，推向他的眼前，“四年前我儿子临摹了一幅陆游的花鸟图，转赠给私交甚笃的好友，谁知几年前那位朋友生意失败，竟然把这幅画以假乱真卖给别人。”

“你希望我把那幅赝品回收到你手中？”他仰头再灌一口啤酒，仍然一脸无动于衷。

黄天林黯然地点了点头，“三年多前，犬子罹患癌症过世，不久之后我家里又遭了祝融之灾，他仅存的几幅字画付之一炬。我原本想向他的好友买回惟一一幅可以让我睹物思人的画，没想到犬子的作品早已被他们转了一手，流落在T市一户叶姓人家的手中。”

“既然你已经掌握了人事时地物数，何必非得要我出马？有钱好说话，只要你肯砸几十万美金下去，即便是张旭的真迹也买到手了。”他态度散漫地敷衍老头子。

“我试过了，第一次叶先生坚持不肯卖，结果，第二次……”黄天林的眼角瞥了下旁边的随从，一行四个人的脸色顿时怪里怪气的。

范孤鸿立刻抓到重点，“第二次你的人上门寻他晦气，

恰好碰上对方也很有点儿牛脾气，两边阵营就这么对上了？”他的猜题命中率百分之百。

黄天林更不自在地蠕动身子。

范孤鸿冷笑两声，充满嘲讽的意味。身为专业的“寻找高手”，他素来轻视以暴力手段达成目的的家伙。“找”这门学问需要花脑筋学习，而非凭恃一双硬拳头。

“我知道范先生习惯收取标的物的一成分价值作为佣金，然而犬子的画作不值几个钱。”黄天林示意打开一只公事包，整箱美钞呈送到他的眼前，“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这里有两万美金，就当是范先生特地跑一趟的车马费，至于对方开出的价码，另外由我全权负担。”

范孤鸿扫了那箱纸钞一眼，仰头灌完最后一口啤酒。喀隆轻响，铝罐被挤成扁平状，他看也不看地投向身后的垃圾桶。三分外线，远射得分！

“范先生？”黄天林先沉不住气。

“那幅画对你而言是无价之宝。”他慢条斯理地开口，“我想无价之宝的一成应该不止两万美金吧！”

“你——”随行人员脸色一变，踏步上前就想发作。

“退下。”黄天林怒斥回失礼的手下，转头恳切地正视他，“那么范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再加一个零好了。”他漫不经心地丢下一句，摆明了要刁难黄天林。

连陆游的真迹怕也倒卖不了二十万美金的天价，这笔生意实在物超所值得离谱，他故意狮子大开口，无非是因为不想接下来，趁早让姓黄的知难而退。当然，假若对方愿意当冤大头被他坑，那么跑一趟T市也不算吃亏。

黄天林听见他开出来的天价，果然脸色大变，阴郁得宛

如范孤鸿要求他生吞一只青蛙。思量复思量，心疼又心疼，半晌，老家伙牙一咬、心一横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好！就二十万！



范孤鸿站在 T 市的仰德大道，打量一座陈旧的独栋别墅。

“叶宅”。斑驳的铜牌钉在门口石墙上，两字楷书标明他的目的地。

他按下门铃，暗自忖度着周二下午两点会不会有人来应门。

嘀嘀两声，铁门突然被室内的人按开了，甚至连问都不问一声。难道现在的治安已经良好到出入可以不盘问？！他纳闷着。

出于职业本能，他一步入私人庭园，立刻从大环境的点点滴滴推演着叶家的状况。看得出来林木经过一定程度的修剪，但并非出于专业园丁的手笔，主人想必有闲多于有钱，再不然就是对自己的手艺太有信心。

正式出马之前，他曾经调查过叶家目前的情形。据悉，男主人叶先生已经在一年多前过世，目前叶家仅剩遗孀和两名女儿，经济状况勉强维持在小康程度。

走到主宅门前，他还来不及敲门，里头蓦地响起叮叮咚咚的异响。

“哎哟！”维箴哭丧着脸。为了避开突然从厨房冲出来的爱犬苏格拉底，她脚下一滑，十来册装订完成的论文散洒了满地。

恶兆！她心里悚然浮现这个晦暗的名词。

在她即将取得硕士文凭的前一天，正要送给几位指导教授作为纪念的论文突然掉在地上，这一定代表着某种恶喻般的征兆。

维箴弯身坐在楼梯的第一阶，开始推演种种可能发生的不测。莫非迤洒一地的论文象征着“一败涂地”，她的硕士资格会取消？或者，面试的教授临时抽冷腿，决议撤消她的面试成绩？不对，她又不叫吕安妮，论文指导教授也不叫王文洋。如果厄运发生在明天之前，让她无法顺利以得学位呢？

嗯，有可能！说不定她会临时发生车祸，遇到强盗、绑匪，毕竟现在的治安不是很好。萌萌和继母大人双双外出，两三天之内不会回来，举家目前只剩她和苏格拉底这一人一犬，如果凶狠的歹徒闯入宅子里，她区区弱女子又手无缚鸡之力……

“天啊！我快死了。”她苍白的容颜埋进手里，虚弱地喃喃自语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绑匪即将闯进我家作案……”慢着！打哪儿冒出来陌生男人的声音和她对谈？维箴缓缓抬头，视线先收讯到一双染着薄灰的登山鞋，超大尺码显示鞋主人的个头肯定硕大得惊人。

眼眸渐向上移，越过小腿、大腿、腰腹、厚壮的肩膀，停顿在背着阳光的脸孔。

一双深咖啡色的瞳孔向下望着她。

“啊！”出现了！

“汪！”苏格拉底很争气地蹿跳起来——然后钻进女主

人的怀里陪她一起发抖。

入侵者倏地倒退几步，显然被一人一狗的叫声受惊不少。

“你你……你是谁？你想做什么？我们家很穷！”她高高举起苏格拉底，仿佛一面抵抗外侮的盾牌。

范孤鸿和两颗纽扣般的狗眼四目交接，狐疑地耸高眉峰。这女人以为一只发育不良的蠢狗济得了什么大事？

“请问这里是叶公馆吗？”先打听清楚比较妥当，他不想浪费时间在错误的地盘上。

“不……不对，这里是‘很穷’的叶公馆。”维箴抖着下唇纠正。

假若现场情形转画成一幅连环图画，范孤鸿可以想象得到，他的头上应该会被加上好几条代表“茫然”和“狼狈”的效果线。

“那么，‘很穷’的叶夫人在吗？”他决定，与火星入交谈就必须运用火星入听得懂的语言。

当然，眼前的这个女人与科幻片的绿色火星入相差很远。最起码的一点，她的皮肤有别于碧绿色，而是偏向奶油白的圆润基调。说真的，看多了白种女人粗糙的肤质，她这身肌肤还蛮令人欣赏的。至于五官，总体而言相当文弱秀美，假若抹去她眉宇间的惊惶，浓化现有的书卷气，相信中国传统的“文人酸儒”就像她这副形样。

至于什么性感、冶艳、风情万种，抱歉，安在一只蜜蜂身上都比用来形容她更适合。

维箴和陌生男人对谈了几句，发现他并未展现出大开杀戒的意图，心头稍稍凝定下来。

“很穷的继母大人不在。你刚才怎么进来的？”她先打

听清楚比较要紧。

“门没锁，我又听见里头响起碰碰撞撞的声音，所以自己推门进来看看。”一般而言，他极少为自己的行动提出解释，不过第一印象定江山，先做好外交有助于他完成所托。

“哦。”这表示陌生人并非擅闯民宅，维箴又放心了几分，“你是来应征的？”

应征？他心中打了个问号？

“唉！”范孤鸿含含糊糊地应道，“请问叶夫人何时会回来？”

“她到店里去了。你有没有带履历表？”

他摇摇头。黄天林曾经提到，叶家对于卖画一事的反应相当负面，或许她将来惹移到其他方面，有助于叶家人对他降低戒心。

“这就有点麻烦了。”维箴严肃地直起身，拍拍直筒裤的灰尘，“你也知道，你和我们预期的应征者有点出入。”

他怎么会知道？莫名其妙。“我想，应该是性别的缘故。”她陷入喃喃自语的情境，“一般而言，上门应征的人以女性居多，然而雇主不应以性别作为筛选标准，这对男人相当不公平。可是女人本来就是社会上弱势的一群，假若我们把这个工作机会开放给男性，那女人又少了一个发挥长处的领域。”

“嗯。”他开始观察哪里有冰水可喝，顺便坐下来打个盹，等她自言自语完毕再进入正题。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范。”厨房好像在右边。范孤鸿率先领路到冷饮的大本营。

“大名？”维箴捧着苏格拉底跟上他的脚步。

“孤鸿。”他找到冰箱，搜寻清新沁凉的铝罐。

“你有没有前科？”

“没有。”冰箱里只剩下最后一罐海尼根，他大方地占为己有。

“我并没有歧视受刑人的意思，只是……对了，你以前没有强暴经验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拿出一罐可乐扔给喋喋不休的女人。

“那就好。”维箴仍然不放心，“最好你留下个人资料，我先请征信社调查一下，确定你没有任何前科，六个月之后我再通知你——六个月会不会太久了？”

“会。”“啵！”拉环拨开，畅人心脾的冰啤酒一路滑下他的喉道。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”她困扰地皱起眉头，“可是这种事情通常由萌萌做主，我不敢随便答应。我看你还是明天再来吧！不对，萌萌跷课陪纪先生到南部，下个星期才会回来，回来之后紧接着又有学校活动，起码要两个礼拜才会进门。不然你等继母大人……也不行，继母大人今天下午直接飞香港，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……糟糕，被你听到了！这么一来我可能会有危险！你确定你真的没有前科吗？”

“确定。”他帮她拉开可乐拉环。

“如果有怎么办？”

他耸耸肩，不予置评，“如果有，我一定不会忘记，可是我记得我没有。”

“好吧！”几声不雅的咕噜咕噜突然自女主人空虚的腹腔发出来，维箴的俏脸顿时红透，“不好意思。你吃过中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。”他刚下飞机，直接从机场奔赴目的地。